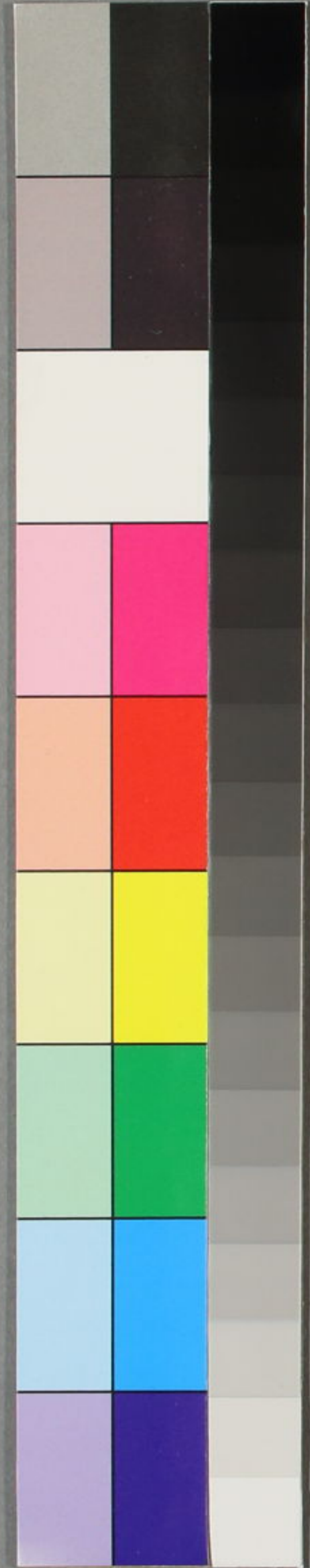


論語古義

六七

□ 12
3105
3



門 12
3105
卷 3

論語古義卷之六



伊藤維楨述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夫子據時人之意而述之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也
周末文勝時人專知崇文而不知尚實故以先進之禮樂謂之野人不知其本出於實以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一 古義堂藏

後進之禮樂謂之君子亦不知其既過於華
夫子之言亦與其不遜也寧固之意益雖為
當時言之然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

論曰世道之外降雖細所關甚大矣故夫
子於風俗變革每深寄慨歎焉學者所當
詳之也由此章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
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
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
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昔日弟子從

子嘗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論曰德行者聖學之全體兼言語政事文

學三者豈可作一科言之哉而三者亦不

本於德行則言語雖可聽徒辨而已矣政

事雖可觀徒法而已矣文學雖可取徒博

而已矣不足以為學也孟子稱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而三子皆在德行科則聖人之學者可知矣後世之論學或異乎此不知所謂學者果何事哉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我者

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相長也

此聖人得顏子而深喜之辭蓋顏子於夫子之道神會妙契不止若芻豢之悅口而終日所言無所違逆故夫子云然○夫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其卑若

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他者乎唯顏子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故凡讀論語者於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離問也

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一子其處於異母兄弟之間宜間言之所易入也而閔子誠孝惻悃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

母兄弟之言間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南容三復白圭

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賢者不為不多而孔子以南容之謹言妻之以其兄之女何哉夫言者君子之樞機興戎出好皆其所招進德修業亦其所致苟易其言則雖聰明才辨超出於人然難保其能修身飭行不陷於禍此夫子之所以取於南容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詳見前篇哀公問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孔氏曰路淵父也家貧欲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顏路請車想非請其必不可請者而夫子之

於顏子奚惜一車益喪可以稱家之有無而朝廷威等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顏路之請夫子之不許一毫無所顧慮蓋師弟子間其誠心質行如此後世之所不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之聲

此悼顏子死而歎學之將絕若天喪予也

論曰自古王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天亦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夫

發聖人之蘊而萬世無窮者顏子其人也今而早死夫子之發嘆也宜矣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之死實係于道之興廢而非惟厥躬之不幸故夫子同其歎顏子亦大矣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過也曰有慟

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夫人謂顏淵

此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言其死可惜哭

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論曰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而雖聖人無以異于人故人情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苟中其節則為天下之達道不中其節則為一人之私情求之人情而所不安者聖人不為也故滅情與縱情其為罪也均矣大學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宋儒繇此遂以聖人之心為靜虛為無欲為明鏡止

水而不知聖人之心以仁愛為體禮義為所為天下萬世人倫之至也若以大學視之則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不免為心不在焉故予嘗以太學為非孔氏之遺書者為此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非禮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同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此歎不不得如

以責門人也言非我之所當為亦猶夫二三子也蓋夫子自貶之辭

以上五章門人記之以見顏子默契夫子之道非他人比也蓋喪具稱家之有無禮與其奢也寧儉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財門人徒知愛顏子而不知所以愛顏子惜哉顏子門人猶不免於厚葬之非則後之行禮者其可不監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與否也夫子抑之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達故又問死以為人死而為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

專務知生之道也生者謂生存之道也

此言能事人則得事鬼能知生則得知死其意益若曰務事人而勿諂鬼神盡生存之道而勿求死之理也夫子抑之淡矣蓋仁者務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智者不求知其所難知苟用力於人道之宜而又能盡生存之道則人倫立矣家道成矣於學問之道盡矣何謂生存之道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身之成敗家之存亡事固百端能識其不可不

務而戒謹恐懼勿敢荒廢則謂之知生也

論曰夫子於鬼神之理未嘗明說及乎答樊遲子路略露其意而於死生之說終未嘗之言益非不言之本非所以為教故不言也此夫子之所以度越群聖而為萬世生民之宗師也記禮之書屢載夫子論鬼神之言繫詞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可知皆非聖人之言也

閔子侍側闐闐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

子路剛強無含蓄氣象故有不得其死之理○洪氏曰漢書引此句

上有日字

闐闐和也行行剛也侃侃直也夫子之於門弟子道並行而不相悖各因其材而成之於是可見矣但如子路之行行非聖門中和之氣象故因以戒之○夫子嘗有才難之歎蓋朝廷之治學問之傳必得藉英才以振其頽綱尋其障緒而四子之賢皆任道之器有待

之材有慰乎夫子欲反唐虞三代之盛之意
故樂焉

魯人為長府長府名藏貨財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改作府藏之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閔子以是子白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益善其不

言貴乎中而不貴乎華其中者不妄發妄發則不必中改作長府不見經傳未必不由閔子一言之助也夫言激而發露者能竦人之聽然必有弊温而含蓄者雖未遽竦人之聽

然人不能不服故言不患不激而患不温閔子之氣象可想見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路氣質勇剛不

也外堂矣未入於室也於聲音者亦如此益惡其不類聖門之氣象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也之不可以此忽之也外堂未入室喻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大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也

夫子論人每因瑕索美就有過而求無過故編者并記此以示夫子之意夫聲音之失微

矣、然夫子遽聞而深警之、則遊於聖人之門者、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朱氏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然則師愈與勝也。子曰：過猶不及。優不及為劣。

故夫子告之如此，蓋人以中行為至，一子之行雖有過不及，然其失中行則一也。

此以師商二子其品相等而其才相反，故子貢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徒知不及之為不及，而未知過之為患也。若一子失於過與不及，亦局於其氣質之偏，而學問之功，不有以勝之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王室至親，位百官，上其富宜矣。今季氏以魯國之卿，富過於周公，而冉求又為季氏宰，為之聚斂，以益其富也。此不言季氏富於魯，而公而言富於周公者，蓋記者微意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國家之所以足財用者亦為民而已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朱氏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

參也魯

魯鈍

師也辟

朱氏曰辟優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嗇

朱氏曰嗇粗俗

也傳稱嗇者謂俗論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今從之
此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可以夫子之言少四子也輔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優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凡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魯鈍初苦其難入而不敢有易心故其造反淺矣

子曰。問也。其庶乎。屢空。

也。言其近道乎。不然而何。

能屢至於空。置而不改其樂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言天命也。殖生也。貨殖謂貨財自生也。子貢雖不務求富。然其才自能致富。故曰不受命也。億。意度也。中。謂中理也。言其才識亦能料事而多中。

人之於貧富有義而已矣。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非超于貧富之表者。則不能泰然自安焉。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

故可謂之不受命。而不可謂無義也。是子貢之所以不及顏子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之道者。謂善人之所道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不踐迹。不踐循古之成法也。不入於室。不求入道之精微也。善人之

善人者。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子張好聞。故以善人之道為問。夫子言善人之所道。惟欲其自善而不好踐古之成法。亦不求造道之蘊奧。以是為道。是其

如此。所道如此。

論語

論語

卷之六

十一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所以止為善人而其德不足法也益雖以善人之資然不由學焉則其卒也必不免於自私用智此益論善人之道云爾非論善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朱氏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袁氏黃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凡為子弟

者當務體父兄之心而謙卑遜順不可自專子路性剛故戒之若冉有之資則失之於弱故從其所問而不抑之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猶兼子食兼之道之兼謂加倍於人也

此言聖人之教人或進或退各有其權猶天地之道陽舒陰慘各當其時萬物自生成長育於大化之中也由求之間未必同時亦未

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偶見而疑之
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一子之意孰能識之
後世為人之師者大類欲以己性之所能而
施之于天下之材亦異乎夫子之道矣故不
知為師之道而為人之師則必賊夫人之子
可不謹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朱氏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

觀此言足見夫子若不幸遇難顏子必敢死

而不顧身夫子愛護之厚顏子契合之深俱

在於道而非恩義兼盡而已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問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謂能格君之心之非而非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而臣曰然則從之

者與言然則一子之可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小事雖未必不從然大義所在亦決不從也

朱氏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淡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觀夫子論大臣以人品而不以位道伸矣。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矣。雖位在三公，不免為具臣。揚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韋帶之士，苟有其器，則亦可以為大臣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言子羔也

質美而學不足，遠使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豈特以讀書為學哉。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佞者，變亂是非，非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深斥之。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之。

其伎也

論曰夫書所以載前修之嘉言懿行也故
不讀書則昧於得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
務益依舊則易為新學古則能制今不多
畜前言往行而能治國安民者未之有也
但讀書之法有正有俗有善有不善學者
不可不察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參子路父名點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益

誘其志也誘其志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言女居常則言人不知我子路率爾而對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也熟曰饑方義方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承子路之言而言若諸侯之國則吾

不能得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之地而治之自
能富足其民若禮樂固非已所能當待有德君

子曰以任其責焉夫子於冉求之言無貶詞者蓋許之也下倣此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赤又承冉有之言而言非曰能之願學焉者將述下事先叙謙辭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規日同端玄端
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有大相有小相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希問敬也鏗爾
投瑟之聲舍置作起也撰見也猶言素蘊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莫春季春今之二三月也曾點言志蓋適當

暮春時也春服單袷之衣禮二十而冠未冠曰童沂水名在魯城南朱氏曰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點蓋淡厭周末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其所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性氣象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蓋有合於夫子願見唐虞三代之盛之意也三子者出曾哲後曾
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
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三子同對而夫子特哂子路故曾點疑而問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治國以禮而遜讓之辭故夫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明此以下亦夫子之言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公西赤

意言、冉有志於治國而其辭謙讓不敢斥言邦故不哂之也 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

之天 公西赤不敢斥言諸侯且願為小相皆其言之謙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

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

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

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

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論曰聖人之學有用之學也苟於經濟之

務有所不足則讀書雖多辨理雖明不足

為貴也三子之言自後世觀之固似規規

于事為之末而不要其極者然所志所言

皆其實事而非後世驚空文遺實用者比

乃有用之實材也若夫點之言志悠然自

得從容暇豫實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何有於我之氣象夫子嘗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記載夫子之語亦

曰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若點

論語古義 卷之六 十八 古義堂藏

者、蓋雖非中行之事而亦與夫放浪物外者、固不同矣、暗有合於聖人之意、故夫子不覺發歎而淡與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五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夫子以仁為天下之道告之也

克勝也己者對人之稱復反復也克己者猶舍己從人之意言不有己也克己則汎愛衆復禮則有節文故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起之日也言能一日克己而反復行禮則天下歸其仁沛然不可禦也末復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意以決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目條目也若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也朱氏曰事如事之事顏子既得聞大綱

故復問其條曰蓋欲兼其詳而盡之也故夫子舉此四者告之言能如此則仁為己有而不失焉即易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意於是顏子速契其旨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

顏子王佐之才故以仁天下之道而告之實與損益四代之禮樂以答為邦之問者相表裏焉蓋仁之為德慈愛惻怛之心內外遠近

無所不至在家則行于家在邦則行于邦在天下則行于天下雍裕和穆之風浹乎肌膚淪乎骨髓若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之百揆特叙四門穆穆是也蓋克己仁之本復禮仁之地非克己則無以得仁非復禮則無以存仁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修身即所以存仁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身之功其大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出門所謂出則事公卿也如承大祭即民不可慢之意言以禮存心則仁為己之有也

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求仁之要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此言得仁之效也詩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即此意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亦直受夫子之言而

顏子

仲弓之亦亞於顏子故夫子亦以仁天下之道告之如見太賓如承大祭執事而敬也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恕之方也既敬且恕則

仁斯行矣所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

仁斯行矣所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

論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熟矣然於
為仁之方則或未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
之所答皆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
者譬諸種花仁則花也為仁之方則其灌
漑培植之法也凡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
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嘗有言形狀
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求仁之理
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花之形狀色芳
也故其於仁或流于虛靜或陷于把捉益

以此也及孟子時道衰學廢天下之人非
惟不得其方亦且併與其名義而不知之
故孟子為之諄諄然指示之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
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故欲求為仁之
方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義者參之孟
子可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

子曰仁者其言也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二二

古義

其言也。諛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得

無諛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再問之，而夫子又告之，以此言仁者專務

無諛苟易其言，則無由以入德矣。

夫子每答門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何也？蓋仁無形也，泛論仁之體，不若就仁者之行而諭之。之明而易知也。故或舉仁者之心而告之，或就仁者之行而言之。如此章是也。○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

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不憂不懼者不能此所

以為君子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疾病也。言反觀於已，然理直氣強，何憂懼之有。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氏

曰有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按左氏傳宋預以為桓魋之弟今據此章牛實無兄弟明矣左氏所稱別是一人也家語謂孔門司馬牛即

是也蓋依左氏而誤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死生存亡富貴利達皆天之所致而為命之所至非人力之所

能遷何為妄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敬以事而言君子敬其事而無失接人恭而有禮則人必親我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也何以無

兄弟為患

天命不可不順受人事不可不自盡故知命者自盡其在己者而無有一毫期望之心又無有一毫怨悔之意若子夏之言可謂達天知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曰膚受浸潤之之愬也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已之冤也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夫子以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二十三 古義堂藏

難其入故兼
遠而言之

朱氏曰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入而信之淡矣懇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
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
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有恒產則非心不

生武備克修則民心不搖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兵者保國之要不可去然食足而信孚

則無兵而可守故兵可去而食與信不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言食者人之天無食則死然死者人之所必有無信則人道不立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

張氏栻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
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
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
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程子曰孔門第
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
非聖人不能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言子成之所以論君子者。失之。一偏而不為。此言。

馬。不能追。此可惜也。駟。馬不能追。此可惜也。

豹之鞢。猶犬羊之鞢。皮去毛曰鞢。言文質兩者。不可相無。而文貴質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在文而不在于質。譬如下虎豹之鞢。與犬羊之鞢。無以異也。若盡去文而獨存質。則君子小人何所分哉。

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

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

郁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

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

以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

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此子

貢所以惜子成之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羊饑。用不足。如之何。國用。謂有

若對曰。盍徹乎。鄭氏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愚按。周禮。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皆一夫授田百畝。益通貢助。一法而用之。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徹。有若以為一行徹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則上下均足。不至饑乏。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魯自宣公初稅畝又每畝十取其一故
 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言又言其不能徹
 足君以民立無民則無君故百姓足則君自足
 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是謂君民一體有若
 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揚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
 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
 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
 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
 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
 信則崇德之基立矣徙義則崇德之功速矣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死生之命由天
 長也而常人之情愛人之甚欲其常生及其惡
 之也又欲其死此非惑乎苟辨之則凡似此之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十一 古義堂藏

類皆不肯為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程子曰

非崇德則無以得學問之實非辨惑則無以見學問之功皆學者之切務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景公名杅曰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為政以彛倫得叙為本當是之時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言必至危坐

朱氏曰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

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為政

之本在於君臣父子各得其所而不紊苟不

求其本而唯末之圖則施為雖當條令雖明

豈足以善其國乎蓋夫子為景公問政而對

故其責成專在君上惜乎景公知善夫子之

言而不知反求于其身此齊之所以卒于亂

也若後之人君讀此而不知反求於其身則

亦一齊景公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孔氏曰猶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十一 古義堂藏

言折斷也

此言子路之為人氣質明決能得聽人之片言以斷其誠偽可見其有政事之才也故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子路無宿諾

朱氏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類記之○古本或以此別為一章至於邢氏連合上章今又別為一章以復其舊云

子路忠信剛果急於踐言而不慢人之約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言治民者皆以聽訟為能而不知使民無訟之為至故門人記之以明正其本清其源則自無訟也○陳氏櫟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之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氏曰居謂存諸心

不願乎其外則自無倦視之猶已事則必以忠無倦則見功速矣以忠則事必成矣此二

者為政之至要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例見前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謂成全其事也

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為惡人舜之隱惡而揚善其事亦相類小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

名則發擿隱伏以沮壞其事有惡聲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罪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澄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不從太凡聖賢之論政反其本皆如此通下
二章皆此意云

李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凡民之非心皆上之
所使苟為上者帥之以廉恥則民皆感化雖
賞之使為盜而民亦知恥而不竊又何患盜
康子徒意弭盜之有術而不知反其本夫子
正其本而告之其意切矣

◎

李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言子為執政安用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一作尚加也偃什也亦欲康子先自正也

善善惡惡二者固不可無然善善則不必惡
惡而惡者自善矣若夫不善善而徒欲必去
惡則惡者不可勝去而善者亦不得成矣康
子蓋欲殺惡人以成善人而不知成善人則
惡人自化故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末又設譬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以言民之易化而感孚甚速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謂內有其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夫子疑子張所謂達者未必達之本意故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者如此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察言觀色則不自滿假慮以下人則不敢自高此皆修己自謙不求人知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善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則與之背違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夫聞達之辨明而後學者之志定矣聞者虛

于中而聲于外不務于實而務于名達者足

于此而通于彼自修於中而不求人知乃誠

偽之所在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凡後世

所謂達者皆聞也而非達也學者宜審擇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遲當從遊之際忽發

者治而去之切身之問故夫子善

其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而後得其報則其德日進以極高明矣問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專於攻己之惡而無意攻人之惡則視其惡而無所應矣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惑之甚易知者而人情之所或不免非惑與若辨其為惑則凡似此之類皆得能辨之

此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聖人之言實萬世之典則學者之懿範人人所當佩服者也而視前所告子張者其言切其旨厲益由樊遲之所問益切於為己也學者其可不深味

之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遲於仁則既達其理矣但子日舉直錯枉能疑知之德不止知人也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此言知人之德甚廣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此專疑夫子論語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富盛也言夫子論語之一言甚富盛無所不該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不仁者遠矣皋陶舜時為士官伊尹湯相朱氏曰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
所謂使枉者直也

此章知人以下專言智之德甚大也樊遲之
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智矣
遲初非疑仁智之相悖夫子亦非兼仁智而
言也夫子嘗答哀公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意哀公徒知舉錯得當則人心服焉而不
知一言之中亦自有舜湯治天下之盛如此
其大也由是觀之則凡聖人之言皆隨觀者
之淺深而為之廣狹如此學者其可不盡心

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

此言交友之道在於能盡其心而告之又善
其說以導之然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
其自悟若數而無節則返致嫌厭勿自取辱
可也○朱氏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
要使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
矣不信誠之不至也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十三 古義堂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言君子不徒會友，其會之也必取講磨之益。無友不如己者，其友之也必取輔仁之人。此君子之所以日新其德也。

論語古義卷之六終

文政丁亥季冬

論語古義卷之七

伊藤維楨述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

治民在於先修其身，使民在於躬勤其事。為政之道，先之勞之。言盡之矣。故及其請益，以無倦告之。胡氏炳文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道在邇而事在易，故知道者不求諸遠而必

論語古義 卷之七 三十四 古義堂藏

下者當與天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國者當與一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家者當與一家之人共治之仲弓知專求於己而不知與人共焉苟不與人共則季氏小邑猶不可治況天下乎此所以舉賢才而終之也

論曰夫以無人材為憂者庸主之通患也天下之廣不患無人材不在於上必在於下不在於朝必在於野苟好賢甚則群賢彙征如拔茅茹豈有無人材之患乎嗚呼

若夫子之言意直心廣足以牢籠天下之人材尚何無人材之為患哉郭隗說燕昭王意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子出公輒子

曰必也正名乎名者實之表名一違則其實畢差故政以正名為先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猶遠也言非今日之急務子

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益闕如也責子路不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此言名不

正之弊也事不成猶曰不成事體蓋百事順成而後禮樂可興若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而政治乖繆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言名之不可不正也於其言猶云

於其名稱也

為政固多術矣然在衛國則莫急於正名若名一不正則下五者流弊自至百不可為方是時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

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輒乃仇其父而禰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孔子正名之言在是時實為急務

論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出曰夫子不為也而觀此章則夫子亦非不為輒者蓋子貢之言語其常也佛於弗擾之召夫子皆欲往此聖人不棄物之仁也向使輒誠心以待之虛已以委之

則夫子豈不可助之乎正名之舉亦豈有難為者乎胡氏以為夫子為政必將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其論正矣而非人情不可從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聖人神化之妙不可以言議意測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之曰稼斂之曰圃種菜之處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禮以上

下辨貴賤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義以制可否

故民敬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情猶實也信以廟

用情實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

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

禮義信三者太人之事也蓋上好之則下亦以類而應速於桴鼓疾於置郵可以鼓舞萬民可以風動四方第患好之不篤耳若夫勞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

論語古義 卷之七
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子不面責其非，而必待其出而言者，蓋面責其非，則彼固不得不從，然或恐拂其意而聽信之不篤。彼若聞夫子竊議已之非，則羞惡之心生於內，而悔悟親切，其改之也必矣。是亦夫子之仁也。

論曰：聖門之學，經世之學也。古之聖賢，隱於漁釣者有矣，隱於版築者有矣。若稼圃之事，固士之所不羞為者，然在孔孟則鄙。

樊遲稼圃之問，斥陳相並耕之說，專以繼往聖開來學為教。濟天下立綱常為道，若版築漁釣之事，固不得已之事也。可知遜世為高者，非知孔孟之心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政，事也。使，難。事也。讀詩而有得，則達於

政而能

詩之用廣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興，則足興好善惡，不善之心，可以觀，則

足察人情識事變可以群則溫厚和平之心
生可以怨則乖戾褊急之心消好善惡不善
則為政之本立矣察人情識事變則為政之
用備矣溫厚和平之心生則得盡其言乖戾
褊急之心消則與物不忤故可以達於政可
以奉使獨對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
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
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聖賢治人之常法不如此而能治人者未
之有也蓋先王之治詳于德而略于法知法
之不足恃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故能修其本則末自從之天下無難為者故
聖人論治平之道其言每皆甚易而近者益
為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

時二國雖衰亂之甚然猶有二公之遺風故
 曰兄弟也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其在當時
 誰謂齊晉之強不如魯衛之弱然魯後齊晉
 而亾衛之子孫至漢猶在則王澤之遠亦不
 可誣也聖人之言可信也夫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公子荆衛大夫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合聚也完備也朱氏曰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
速盡美累其心

此夫子稱公子荆以示居室之道也○朱氏

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

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

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民不至置之則老幼
得其養而民生遂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民知孝弟之義則
上下得其所而民

正心

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心也夫子適衛見其庶
 而嘆之蓋有悅其國無沴戾生齒繁殖故及

冉有之間而欲富之而教之也人之生也既庶矣而不富之則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加之以富既富矣而不教之則父不父子不兄弟不兄弟不弟違於禽獸幾希故加之以教夫庶矣而不知富之則是以草芥視之也富矣而不知教之則是以禽獸畜之也豈聖人仁天下之心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謂周一年歲之月也許氏謙曰暮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

備

此蓋夫子為門人釋其疑也當時佛肸之召夫子嘗欲往公山弗狃之召夫子又欲往門人多疑之故言此以明其意當與後篇吾其為東周乎章參看

子曰善人為邦百羊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為邦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言孔子善之
夫子言勝殘去殺乃非以善人仁厚之至而

百年相繼之久，則不能非可且夕奏其效也。故曰誠哉是言也。是非昇善人而遲其化，益門人記之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指其世而言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謂之必世，則非子孫相繼之比。謂之仁，則亦非止勝殘去殺而已。蓋王道以仁為本，一夫不得其所，非仁也。一物不遂其生，非仁也。上自朝廷，及於海隅之遠，歡欣愉悅，合為一體，百官都俞吁咈於上，黎

民相愛相安於下，融如溢如，莫不自涵濡於王澤之中，是仁之至，王道之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為人君事，從政是為大夫事。夫子此言蓋而發。

此亦言治人之常道，故編論語者不厭其屢見而數出也。

冉子退朝。冉有時為季氏宰子曰：何晏也？晏，晚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以用也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聞之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當時非惟季氏恬然不知其僭而已雖冉有與聞夫子之教亦矇然不以為非夫子知其漸不可長故特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教冉有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下萬世蓋春秋之意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朱氏曰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下以如之此而必期其效上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當時有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言若因此此言惕然警省則

豈不可下以必期於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

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愚謂為君難之戒，專在守成之君為切矣。若創業之君，本起自寒微，備嘗艱難，不須淡戒。第守成之君，素藉祖宗之業，生長安富之中，優游暇豫，不知自戒。故此言專戒守成之君也。凡人主之患，最在於不得聞善言。臣之於君，亦直言難進，諛言

易入。故古之明君，必自導其臣，而使得盡其言。若不然，則雖有剛直之臣，而不得盡其能。況樂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嘉謀在前而不知，敗亾在後而不覺。一言而喪邦，不其然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則其囂易見，故實惠及民，則近者說。至誠能感物，故誠意積久，則遠者來。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故夫子欲葉公以此驗民情而自考其得失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邑名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張氏栻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胡氏寅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隱非直也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道也故謂之直苟於道有合則無往而不得故曰直在其中矣入大廟每事問曰是禮也亦此類也

論曰舊註謂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非也此以人情天理岐而為二夫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皆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苟於人

情不合則藉令能為天下之所難為實豺
狼之心不可行也但在禮以節之義以裁
之耳後世儒者喜說公字其弊至於賊道
何者是是而非非不別親疎貴賤謂之公
今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非直也不可謂
之公也然夫子取之者父子相隱人之至
情禮之所存而義之所在也故聖人說禮
而不說理說義而不說公若夫外人情離
恩愛而求道者實異端之所尚而非天下

之達道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恭則不敢肆敬則不敢慢與人忠則不敢忽
人之事此所以求仁也蓋仁者實德也由規
矩則得不由規矩則不得故夫子以君子脩
身之常法告之於求仁之方至為深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

為則所以為士者備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

稱弟焉宗族鄉黨之間俱稱其孝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朱氏曰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謂之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又問若今之子曰噫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從政者於士何如 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

小者筭數也譏其無一善之見於世也 子貢以行己有耻不辱君命難其人以為以

此為士則自此以下者不足為士然則人或

有棄才故再問其次至於今之從政者何如

蓋舉其所不滿意者而質之夫子也孔門之

學者不敢自是已意輕可否人也如此

論曰孝弟實德也忠信實心也故聖門之

教必以孝弟為本忠信為主而今以此為

士之次者何哉蓋聖門之學有用之實學

也苟德之不弘才之不宏則設今孝弟可

稱忠信可取然徒善其身而已不足以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任道之重非中道之士則不能然既不可得則必欲得狂狷之士而教之蓋狂者志意高邁欲直入于聖域可與進道之量而次于中道者也若狷者行潔節苦雖一毫不義之事不敢為又可與守道之器而次于狂者也此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若夫庸常之才委靡不

振不堪任斯道之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夫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也無恒謂有始而無卒也巫為人祈禱醫為人療病若其心無恒則無為人之實故雖巫醫之賤役猶不可為之

承之羞也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

已矣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常久不易之謂恒有始有卒之謂恒其事雖

易而守之甚難若反此則百事不足恃焉故雖巫醫之賤役猶不可為況為聖人之道者

其可不自恒其德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之心和故與物不

忤從義故不得必同小人反之

君子之事仁義而已矣和則不失物不同則不失已此可以見仁之成德而義自在其中矣○朱氏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自古至今如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輔氏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

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
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
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_レ以道不_レ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未

及_レ其使人也求備焉此文微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輔氏廣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
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

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
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
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
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守已儉而不以能先人故泰而不驕小
人恃其有而不以約檢已故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木者質樸
訥者遲鈍
為仁在乎立誠誠立則不敢欺人故其質剛

毅木訥者雖未至仁而與色取而行違者異
 故曰近仁蓋巧言令色外似而內實偽剛毅
 木訥外野而內可取聖人所以辨仁不仁者
 於是可見矣○胡氏炳文曰四者天資之近
 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偲偲詳勉皆相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言士之行欲如此然朋友有相責之義兄弟有相友之道故未復以其所重分而言之

此三者皆有忠愛之意蓋士之行雖不可以
 一盡然以忠愛為本苟不足於茲則其行必
 不能遠達故夫子以此三者答子路之問可
 謂親切矣○黃氏翰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
 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
 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
 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
 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就也戎兵也

教民謂以善教之也所謂脩其孝弟忠信是也善人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為務而不以刑殺威嚴為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為長上死善之易入于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氏曰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古者教民之法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耳目習于旌旗手足練于干戈自無敗亡之

禍若不然則與措之于死地無異矣此蓋承上章而言亦不可以不講武也君子重民命如此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胡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恥也

也言出而不能有為處而不能有守唯知食祿是可恥也

朱氏曰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殺之可

馳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愚謂士之於世獨善其身易兼善天下難其於可恥之中自知所輕重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問其所以

馬氏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小忿欲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言能制克伐怨欲

之所難為矣然至於此為仁則吾不知也蓋慈愛之德能及物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豈止無克伐怨欲之謂哉

論曰心一也溫和慈良則為仁克伐怨欲則為不仁在其所存如何耳故知德者務用力於仁而不強事防閑知德之可尊而欲之不足惡也不知德者徒惡欲之累其心而專用力於克治殊不知苟脩其德則其欲自退聽徒惡欲之累已而強欲無之則併其良知良能斷喪過絕不復得存是不可不知也若後世無欲主靜之說者實虛無寂滅之學而非孔門為仁之旨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居室

居處富足無所憂苦乃世俗之所樂然爲士者當有經營四方之志而不可專求安逸之樂苟於此戀戀不能棄去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畏避退縮不能勇爲豈足以爲士耶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厲也孫也

順也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則當直言勵行以明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

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刃以避其

禍焉君子固不當枉道亦不可好盡言以取

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專言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蓋有德者不貴乎言宜無言矣而必有之仁者不專於勇宜無勇矣而必有之若夫徒有言者務飾於外豈必有德哉徒有勇者血氣用事

豈必有仁哉其大小輕重斷而可知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邊舟俱不得其

然適即南宮孔子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

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焉

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

得以壽終适以此子比當時有權力者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

世皆王天下适以禹稷比當時夫字不答南宮

有德而無名位者意蓋在孔子夫字不答南宮

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禹稷躬稼

之言在所當諱故夫子不答唯稱下

適有君子之行又能尚德之人上也

尚權力而輕道德世俗之常態人皆不知其

非也今适生於魯卿僭亂之家而其言如此

則其得於聖門者深矣蓋有見權力之不可

恃而道德之效非有所求而其流自遠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君子之不仁謂雖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

實也言雖有君子而不仁者然小人而仁者

決無之也

此專為小人假仁者而發也夫仁愛而已矣

君子固宜仁也然一有害人倫妨政事者則

不免為不仁孔子以臧文仲廢六關子產鑄

論語古義 卷之七 二十一 古義堂藏

刑書為不仁是已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於已焉則雖父子兄弟猶不能全其恩况他人乎是君子之所以或不仁而小人之必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真愛能勞真忠能誨愛矣而勿勞則為不慈忠矣而勿誨則為不忠然則父兄之於子弟臣之事君朋友之相交可不自盡其心乎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命辭命也禘謀鄭大夫草創謂造為草藁也

世叔討論之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行人子羽脩

飾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東里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子產國相故於其終又潤色之也鄭國之辭命雖出於

三子而至於其成則子產獨專其美也此夫子美子產執鄭國之政能用眾才而且

言賢才之有益於國也當時詞命雖不可悉見然以此章見之則其出好興戎成敗離合之機頓分可謂重矣叔向亦云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則可見詞命之所係甚大而子產能

用三子之長也

論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已之善而在能用人之善蓋已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故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成天下之善按左傳裨諶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而子產執鄭國之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非能用人之善之效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也惠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

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今尹子西彼哉彼哉言無足稱

問管仲曰人

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當

作仁

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管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而前篇宰我問井有仁焉章又誤以人作仁益人仁同音故互相誤耳孔氏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羊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伯氏至飯疏食沒齒而無怨言夫子引之以明管仲之仁也

子產之事見論語者三見孟子者二皆見其為篤厚君子至于管仲則夫子稱其器小孟子譏其功烈之卑則視之子產如有所弗及者何哉夫論醫則期其活人論人則取其適

用若管仲之才之功以王道律之則固不免
有器小霸術之譏然至於其利世澤民有功
於天下後世則非子產之所能及也蓋其才
愈高則其望愈重其名愈盛則其責愈淡是
所以責備管仲而不貶子產也夫子論人物
或與或奪皆學者之所宜潛玩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專為貧而無怨者發
富而無驕其事則順不矜於外者能之貧而
無怨其境則逆非內有所得者不能也然此

夫子就常人處貧富上論若學者工夫前告
子貢者盡之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
之長優有餘也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能其長而棄其
短則人各得盡其能而天下無棄才也公綽
益廉靜寡欲短於才者而趙魏家大勢重無
諸侯之事滕薛國小政繁有會盟戰爭之事
故使公綽為彼則可而為此則不可此用人

之權度也

子路問成人。成人，謂有所成，就之，一人也。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公子，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節，胡氏以子路之言，猶言致命也。久要，舊約也。平生之言，謂其非大故，而平生相諾之言也。子路以為若四子之長，皆極古今之美，遽難企及，苟節義忠信若此，則

亦可以為成人。下也。論語取之者，益以其言亦含理，而夫子許之也。

成人之名難矣。苟知廉勇藝身實有之，若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為成人矣。蓋無禮則慢易之心生矣。無樂則鄙詐之心作矣。殊能異材，獨步古今者，必氣滿意抗，揚已陵人，自傷其德，故非以禮樂文之，則不足以為成人矣。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魯大夫，字子文，魯之公室也。公叔文子，魯大夫，字子文，魯之公室也。公明賈，魯大夫，字子文，魯之公室也。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亦不笑。

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亦衛人，文子益廉靜之士，故當時以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而惡之謂之。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朱氏曰：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下邑也。

直道者聖人之所淡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太甚者。聖人之所以譏之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晉文公名

重耳諂詭也齊桓公名小白

此專為齊桓公而發之世皆以桓文並稱而不知有彼善於此者故曰正而不諂蓋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莫大於葵丘踐土而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公私義利之別其他行事可推知也

論曰知人固難矣論人亦不易蓋知道明

而後能知人能知人而後能論人能論人而後是非邪正定矣唯聖人之言猶權衡尺度一設而輕重長短無所逃焉傳曰善善長惡惡短若齊桓晉文自王道視之固非純乎正者然以一公論之有彼善於此者故聖人之於桓公獨不沒其不諂之善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若後世儒者之論人可謂嚴而正矣然發摘纖惡指斥片類吹毛索疵古今無全人不恕之太甚也聖人

之言則不然小過必赦一善不沒實天地之心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齊襄公立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

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

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告於桓公而相之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當時諸侯會盟有兵車之會有一衣裳之會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如其仁言誰如管仲之仁

管仲不歿於子糾之難而遂事桓公而相之

子路疑于其不仁固也然管仲之於子糾非

挾貳心以徼功也嘗射桓公中其鉤其所以

為子糾者亦盡矣及其事卒也不避偷生之

名遂佐桓公以匡天下故夫子不論其當歿

與否但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何者其能脩

舉王法輓回風俗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

世則其為德甚大矣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蓋

仁大德也非慈愛之心頃刻不忘則固不可

許而濟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後世則亦可以謂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於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為仁是也此所以雖高第弟子不許其仁而反於仲許之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貢意管仲之不死既不可言況亦相之則能忍其所不能忍者也故疑其非仁者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匡正也尊周室攘夷

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受賜者謂不為夷狄而君臣父子之義尚存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信也言豈肯若庶民之為小信也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人莫知其名也

天之生豪傑豈偶然哉其可無所自任不愛其身乎當春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得一管仲斯民猶中國之民不得一管仲斯民即夷狄之民管仲豈可無乎其不歿蓋有所抱負而然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論曰按管子及莊周荀卿韓非越絕等書皆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之罪夫子何故淡與其功而不論其不友之非耶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於嫡庶之辨則甚嚴而於眾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况管仲之於子糾盡其心而已矣運窮力屈遂囚于魯不避事讐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

所以不言其非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本

之家臣文子薦之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謚之至美者言其行如此此則謚曰文亦可以無媿矣

文之為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僕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已薦賢之為美德從而可知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

喪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仲叔圍即孔文子

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見為國者在能用人之長又能當其用也
苟各用其長能當其才則雖以三子之才猶
能存無道之國況有德之人乎雖以衛靈之
無道猶能保其國況有道之君乎後世用人
者或以一眚而棄人之長或用之而不盡其
能此天下國家所以不免喪亡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怍慙也

馬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

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係詞云將叛者
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撻誣善之人其辭游
失其守者其辭屈夫其言之不怍非其行之
無瑕者不能豈不難乎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成其諡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

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公曰告夫

三子

三子子三子家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自謂如三子之意謂三子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

君乃不能自謀其專而使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使六吾往在二子告之何耶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而夫子復以此應之
三子素無君之志故拒其謀

弑君父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古之法也凡為君為臣者之所必討而不釋者也豈可量其力之強弱哉魯之於齊言其近則為隣國言其親則為同盟而魯之君臣坐縱其賊耳如不聞可謂無人心矣故夫子雖在告老之列猶不得已而告之夫公義之在於人心一也

一人唱之萬人隨和哀公若聽夫子之言而唱討賊之義天下孰不應之惜乎哀公不能舉其事三子亦懷其私而夫子之志終不得就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惟其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在一國則一國之恥也在天下則天下之恥也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懼斯義之不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恒之惡而已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氏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事君之道以不欺為本然不知犯之之義
則或至於順君之過故又曰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言下者指流俗鄙賤

之專而

此猶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意言君子小人
各有所達而君子之所達在道德小人之所
達在鄙事在鄙事故為人之所賤在道德故
為人之所貴皆其所自取可不慎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人之學求之實矣

故其所學無不為己之益是為己也後世之人
專為利名而志道之心疎矣然人或資其學
而用之則隨其大小為人之助是為人也
也然於己之身心則無益豈足為學乎

為己者必能成物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若夫鈞名干譽誇多鬪靡而
不知用力於己之身心者既不能成己焉能
成物或雖有為人之益然無為己之功其為
人也亦郢書燕說可鄙之甚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為夫子指伯玉朱氏曰與之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此言伯玉為已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凡為使者必飾詞侈言舉

稱其德而以其心之所不足者而答其主

之賢愈足信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已

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益言過之不可浚咎而至於不改

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

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益浚有含

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

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緊密務制斯心欲一

毫不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

過但在能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

強無過則不至死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

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曰君子不貴乎

無過而貴乎能改過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氏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以之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上章專為謀政者言此章泛言君子平日之所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言願行行願言故言浮其實君子所恥嘗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之務實

也如此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

此三者皆進學成德之要與仁義禮智之目自異矣責己以明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之無籍又以此勉人言也 道言也此記子貢之言以明夫子之實為聖人言夫子所謂君子道者非他即夫子之所自也

此言君子成德之目以勸勉學者也其曰我無能焉者雖若謙辭然本以道之愈無籍而聖人之知益隆故也子貢知之故曰夫子自

道也猶曰夫子既聖也

子貢方人

方比也言比方人而較其短長

子曰賜也賢乎哉

夫我則不暇

賢乎哉似褒之而實所以淡抑之也夫子言我則自脩之不暇而何

人暇方

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然好比方人物則其自治必疎矣是以君子含容沈默自治淡切不以比方人物為事蓋知自治之難而方人之無益也

論曰舊註曰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

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若不如此而徒論人物之短長則益驚多言而於道無分毫益晦菴之學專主窮理以論人物為格物之一端故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盪于孔子之意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朱氏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益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真賢乎

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語辭言不逆不億則可謂誠直也而又先覺之明焉則無為人欺罔可謂賢矣

不逆詐不億不信唯誠直之人能之然未為
至也加之有先覺之明而無誣罔之失則非
明睿之君子不能真賢者也

微生畎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微生畎名栖栖依依也為佞言下務為佞給以悅人畎蓋以夫子誨人不佞為佞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言我似此栖于世者疾行夫遺世長往之士以天下為終不可為而堅執不返也夫子雖不斥其非然其警之亦淺矣

畎益有齒德而隱者絕聖棄智之流故以夫
子為為佞而夫子答之意直義明不少著形
跡豈非和氣充溢觸處皆道邪益聖人可仕
則仕可止則止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敢

為過高之行豈隱者執一而不通者所能知乎哉○夫道通則行固則滯通則舉一而百順固則執一而百廢孔子曰疾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蓋為此也推之學術揆之政事其是非得失成敗通塞皆自此而判可不察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

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

或曰以德報怨如何德謂子思惠子曰何以報德報以其

當為是既以德報怨者則於報德其有德於我者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是非邪正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德報之不可忘焉若此

而後兩者各得其當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朱氏曰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

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論曰以德報怨則害義不可行也以怨報德則賊仁不可為也唯如夫子之言而後仁義兼盡各得其當譬諸天地之化賦與萬物而物各得其所也又曰怨與讐自不同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不在此限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未子自道以子貢曰何為

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者習人事之近也

朱氏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淡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論曰何謂天知之乎曰天無心以人心為

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
 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
 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
 推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
 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
 然樂以終其身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寮魯人愬諧也子服景伯以

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

市朝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言道之行廢皆繫於命而非寮之所能為也

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者蓋於道
 之行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為其在天而不
 在人也至于出處進退利害取捨之際則必
 言義而不言命為其由己而不由人也夫衆
 人雖決於命而不可堪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
 雖能委命而不能安焉亦以其不真知命也
 唯聖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

益知命之至泰然自安無復所動于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賢者辟世世者舉一世而言辟世者天天下無道則隱蓋與世推移不露形跡非有道德之士和而不流者不能故稱賢者不可方斥長沮桀溺之流而言也其次辟

地去亂國適治邦雖見幾之速然不如辟世者之超然自得也故曰其次辟地不善之色見於顏面則其次辟言不善之言去此辟地者則迫矣其次辟言不善之言去視辟色者則亦發於口則

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所學也然苟有所不合則不肯枉其志以取禍也故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辟世者隱見關于天下辟地者出處系于一國辟色者禮貌衰而去辟言者有違言而去皆雖不失身于亂世而有小遲速之異故次第而言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原文恐有七人之姓名今不考

此亦上章之意○輔氏廣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

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石門地名晨門掌

而為之者與晨門知世之不為可為而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此知夫子之德而未知夫子之道者也人之

將去人而何適故曰鳥獸不可共同群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道有顯晦而無可泯

之理世有升降而無不可為之時夫子皇皇

於斯世者蓋又有可為之理而不忍坐視斯

民之塗炭故也其為仁也亦大矣晨門之徒

何足以知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磬樂器蕢草器也荷蕢者聞磬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淡則厲

淺則揭朱氏曰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

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子

難矣果哉謂往而不返歎其果於世也末無子曰果哉末之

論語古義 卷之七 四三

論語古義 卷之七 四三

無難為者矣

夫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于懷故其心自發于磬而荷簣者聞而知之則亦非凡人但於聖人仁天下之心則未之知也蓋聖人視天下猶一身視其陷溺猶痒疴疾痛之切于我身豈欲離世絕俗而獨善其身乎世衰學廢人不知大道之所在故高視隱者而難其所行殊不知人之所難者在於周旋人事維持世道使不至于禽獸若夫離世絕俗獨善

其身何難之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

武丁也諒陰鄭氏讀作諒闇言天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古者世淳民忠其執親之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古之人皆然諸侯死曰薨豈殷之時天子之死亦言薨而夫子仍稱之歟總已謂總攝也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三年不言也

商道中衰諒陰之禮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之見哀戚之淡能盡人子之道宜乎其

中興商道而得稱高宗也。○按三年不言者，謂專委冢宰不敢言事，非緘口而不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亦非曰欲緘口無言也。蓋欲無與門人論道也。古文書云：既免喪，其惟不言。又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因攸稟，今出於後世之附會明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之於民，莫不欲其易使也。然每不得若其

所欲者，蓋不得其道也。夫治國平天下，一以禮為本，而後上下辨，而民志定。昔者先王之御民也，一號令之發，一政事之出，其應之猶水之就下，不敢後者，民能知上下之辨，而莫敢不敬，故也。故治民之要在禮，而不在法。論曰：夫子之教人，曰德，曰學，曰禮，曰義，必以好為上。嘗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好

則熟熟則驗驗則其應無窮矣漢唐以來
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儀文度數之詳
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豈非纔供
文具而好之之心未至故乎孟子曰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言好之之益甚
大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此治國平天下亦無難為者敬者安民之本以
日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

姓百姓者盡人之稱蓋脩己以敬則既盡矣然
外無復以子路猶少之故再三言之明其脩己之
餘法也效而以堯舜其猶病諸明其功之甚大而難及也
脩己者治人之本仁以體之禮以存之而後

可以脩己敬者治民之要安者功用之盛皆
無出于脩己之外蓋推脩己之極功則堯舜
之盛亦不過此舜之恭己而正南面子思所
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義也

論曰古人言敬者多矣或就天道而言或

就祭祀而言或就尊長而言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敬而然曰脩己以敬曰居敬而行簡皆以敬民事而言未有無事而徒言敬者也若後世之言敬者異哉

原壤夷俟

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子子曰

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

杖叩其脛

述猶稱也賊害也幼而不孫弟不順久偷生也故曰賊也孔子歷責其已往者以警其將來也

敗風俗害人倫惡之大者也以聖人之盛德

於故舊之人其責之猶無所恕如此孟子曰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原壤

之倫乎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魯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蓋童子初入

門不待夫子之命自進而將命也

或問之曰蓍者與

蓍者與之職也童子疑其為益者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

禮童子當隅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計禮

此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求益者自卑多以牧禮欲速成者爾

者爾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猶前篇公治長可妻及
子萃使於齊章之意益原壤嚴以誨之也童
子寬以育之也聖人之道溫威並行而不拘
于一如此亦編者之微意也

論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
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
縛羈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
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
煩人か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

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
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
寬目之也

論語正義卷之七終

文政戊子初秋

論語正義卷之七終

詩經卷之七 四

